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  
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觀燈 玄英洞唐僧供狀

修禪何處用工夫，馬劣猿顛速剪除。  
若教自在神丹漏，才放從容玉性枯。  
喜怒哀思須掃淨，得玄得妙恰如無。

話表唐僧師徒四眾離了玉華城，一路平穩，誠所謂極樂之鄉。去有五六日程途，又見一座城池。唐僧問行者道：「此又是甚麼處所？」行者道：「是座城池。但城上有杆無旗，不知地方，俟近前再問。」及至東關廂，見那兩邊茶坊酒肆喧嘩，米市油房熱鬧。街衢中有幾個無事閑遊的浪子，見豬八戒嘴長，沙和尚臉黑，孫行者眼紅，都擁擁簇簇的爭看，只是不敢近前而問。唐僧捏著一把汗，惟恐他們惹禍。又走過幾條巷口，還不到城。忽見有一座山門，門上有「慈雲寺」三字。唐僧道：「此處略進去歇歇馬，打一個齋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好，好。」四眾遂一齊而入。但見那裡邊：

珍樓壯麗，寶座崢嶸。佛閣高雲外，僧房靜月中。丹霞縹緲浮屠挺，碧樹陰森輪藏清。真淨土，假龍宮，大雄殿上紫雲籠。兩廊不絕閑人戲，一塔常開有客登。爐中香火時時爇，臺上燈花夜夜榮。忽聞方丈金鐘韻，應佛僧人朗誦經。

四眾正看時，又見廊下走出一個和尚，對唐僧作禮道：「老師何來？」唐僧道：「弟子中華唐朝來者。」那和尚倒身下拜。慌得唐僧攙起道：「院主何為行此大禮？」那和尚合掌道：「我這裡向善的人，看經念佛，都指望修到你中華地托生。才見老師丰采衣冠，果然是前生修到的，方得此受用，故當下拜。」唐僧笑道：「惶恐，惶恐。我弟子乃行腳僧，有何受用？若院主在此開養自在，才是享福哩。」那和尚領唐僧入正殿，拜了佛像，唐僧方才招呼徒弟進來。原來行者三人自見那和尚與師父講話，他都背著臉，牽著馬，守著擔，立在一處，和尚不曾在心。忽的聞唐僧叫「徒弟」，他三人方才轉面。那和尚見了，慌得叫：「爺爺呀！你高徒如何恁般醜樣？」唐僧道：「醜則雖醜，倒頗有些法力，我一路甚虧他們保護。」

正說處，裡面又走出幾個和尚作禮。先見的那和尚對後的說道：「這老師是中華大唐來的人物，那三位是他高徒。」眾僧且喜且懼道：「老師中華大國，到此何為？」唐僧言：「我奉唐王聖旨，向靈山拜佛求經。適過寶方，特奔上刹，一則求問地方，二則打頓齋食就行。」那僧人個個歡喜，又邀入方丈。方丈裡又有幾個與人家做齋的和尚。這先進去的又叫道：「你們都來看看中華人物。原來中華有俊的，有醜的。俊的真個難描難畫，醜的卻分古怪。」那許多僧同齋主都來相見。見畢，各坐下。茶罷，唐僧問道：「貴處是何地名？」眾僧道：「我這裡乃天竺國外郡，金平府是也。」唐僧道：「貴府至靈山還有許多遠近？」眾僧道：「此間到都下有二千里。這是我等走過的。西去到靈山，我們未走，不知還有多少路，不敢妄對。」唐僧謝了。

少時，擺上齋來。齋罷，唐僧要行，卻被眾僧並齋主款留道：「老師寬住一二日，過了元宵，要要去不妨。」唐僧驚問道：「弟子在路，只知有山有水，怕的是逢怪逢魔，把光陰都錯過了，不知幾時是元宵佳節？」眾僧笑道：「老師拜佛與悟禪心重，故不以此為念。今日乃正月三，到晚上就試燈。後日五上元。直至八九，方才謝燈。我這裡人家好事，本府太守老爺愛民，各地方俱高張燈火，徹夜笙簫。還有個金燈橋，乃上古傳留，至今豐盛。老爺們寬住數日，我荒山頗管待得起。」唐僧無奈，遂俱住下。當晚只聽得佛殿上鐘鼓喧天，乃是街坊眾信人等送燈來獻佛。唐僧等都出方丈來看了燈，各自歸寢。

次日，寺僧又獻齋。吃罷，同步後園閑耍。果然好個去處，正是：

時維正月，歲屆新春。園林幽雅，景物妍森。四時花木爭奇，一派峰巒疊翠。芳草階前萌動，老梅枝上生馨。紅入桃花嫩，青歸柳色新。金谷園富麗休誇，《輞川圖》流風慢說。水流一道，野雉出沒無常；竹種千竿，墨客推敲未定。芍藥花、牡丹花、紫薇花、含笑花，天機方醒；山茶花、紅梅花、迎春花、瑞香花，艷質先開。陰崖積雪猶含凍，遠樹浮煙已帶春。又見那鹿向池邊照影，鶴來松下聽琴。東幾廈，西幾亭，客來留宿；南幾堂，北幾塔，僧靜安禪。花卉中，有一兩座養性樓，重簷高拱；山水內，有三四處煉魔室，靜几明窗。真個是天然堪隱逸，又何須他處覓蓬瀛。

師徒們玩賞一日，殿上看了燈，又都去看燈遊戲。但見那：

瑤瑤花城，琉璃仙洞，水晶雲母諸宮；似重重錦繡，疊疊玲瓏。星橋影晃乾坤動，看數株火樹搖紅。六街簫鼓，千門壁月，萬戶香風。幾處鰲峰高聳，有魚龍出海，鸞鳳騰空。羨燈光月色，和氣融融。綺羅隊裡，人人喜聽笙歌。車馬轟轟；看不盡花容玉貌，風流豪俠，佳景無窮。

三藏與眾僧在本寺裡看了燈，又到東關廂各街上遊戲。到二更時，方才回轉安置。

次日，唐僧對眾僧道：「弟子原有掃塔之願，趁今日上元佳節，請院主開了塔門，讓弟子了此願心。」眾僧隨開了門。沙僧取了袈裟，隨從唐僧；到了一層，就披了袈裟，拜佛禱祝畢，即將笤帚掃了一層，卸了袈裟，付與沙僧。……又掃二層，一層層直掃上絕頂。那塔上層層有佛，處處開窗，掃一層，賞玩讚羨一層。掃畢下來，天色已晚，又都點上燈火。

此夜正是五元宵。眾僧道：「老師父，我們前晚只在荒山與關廂看燈，今晚正節，進城看看金燈如何？」唐僧欣然從之，同行者三人及本寺多僧進城看燈。正是：

三五良宵節，上元春色和。花燈懸鬧市，齊唱太平歌。又見那六街三市燈亮，半空一鑑初升。那月如馮夷推上爛銀盤，這燈似仙女織成鋪地錦。燈映月，增一倍光輝；月照燈，添一分燦爛。觀不盡鐵鎖星橋，看不了燈花火樹。雪花燈、梅花燈，春冰剪碎；繡屏燈、畫屏燈，五彩攢成。核桃燈、荷花燈，燈樓高掛；青獅燈、白象燈，燈架高擎。蝦兒燈、蟹兒燈，棚前高弄；羊兒燈、兔兒燈，簷下精神。鷹兒燈、鳳兒燈，相連相併；虎兒燈、馬兒燈，同走同行。仙鶴燈、白鹿燈，壽星騎坐；金魚燈、長鯨燈，李白高乘。鰲山燈，神仙聚會；走馬燈，武將交鋒。萬千家燈火樓臺，數里雲煙世界。那壁廂，索琅琅玉輪飛來；這壁廂，轂轆轆香車輦過。看那紅妝樓上，倚著欄，隔著簾，並著肩，攜著手，雙雙美女貪歡；綠水橋邊，鬧吵吵，錦簇簇，醉醺醺，笑呵呵，對對遊人戲彩。滿城中簫鼓諠譁，徹夜裡笙歌不斷。

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錦繡場中唱彩蓮，太平境內簇人煙。

燈明月皎元宵夜，雨順風調大有年。

此時正是金吾不禁，亂烘烘的，無數人煙。有那跳舞的，蹺蹺的，裝鬼的，騎象的，東一攢，西一簇，看之不盡。

卻才到金燈橋上，唐僧與眾僧近前看處，原來是三盞金燈。那燈有缸來大，上照著玲瓏剔透的兩層樓閣。都是細金絲兒編成，內托著琉璃薄片，其光晃月，其油噴香。唐僧回問眾僧道：「此燈是甚油？怎麼這等異香撲鼻？」眾僧道：「老師不知。我這府後有一縣，名喚曼天縣，縣有二百四里。每年審造差徭，共有二百四家燈油大戶。府縣的各項差徭猶可，惟有此大戶甚是吃累：每家當一年，要使二百多兩銀子。此油不是尋常之油，乃是酥合香油。這油每一兩值價銀二兩，每一斤值三兩二兩銀子。三盞燈，每缸有五百斤，三缸共一千五百斤，共該銀四萬八千兩。還有雜項繳纏使用，將有五萬餘兩，只點得三夜。」行者道：「這許多油，三夜何以就點得盡？」眾僧道：「這缸裡每缸有四九個大燈馬，都是燈草札的把，裹了絲綿，有雞子粗細。只點過今夜，見佛爺現了身，明夜油也沒了，燈就昏了。」八戒在傍笑道：「想是佛爺連油都收去了。」眾僧道：「正是此說，滿城裡人家，自古及今，皆是這等傳說。但油乾了，人俱說是佛祖收了燈，自然五穀豐登；若有一年不乾，卻就年成荒旱，風雨不調。所以人家都要這供獻。」

正說處，只聽得半空中呼呼風響，謊得些看燈的人盡皆四散。那些和尚也立不住腳道：「老師父，回去罷。風來了，是佛爺降

祥，到此看燈也。」唐僧道：「怎見得是佛來看燈？」眾僧道：「年年如此，不上三更，就有風來。知道是諸佛降祥，所以人皆迴避。」唐僧道：「我弟子原是思佛念佛拜佛的人，今逢佳景，果有諸佛降臨，就此拜拜，多少是好。」眾僧連請不回。少時，風中果現出三位佛身，近燈來了。慌得那唐僧跑上橋頂，倒身下拜。行者急忙扯道：「師父，不是好人，必定是妖邪也。」說不了，見燈光昏暗，呼的一聲，把唐僧抱起，駕風而去。噫！不知是那山那洞真妖怪，積年假佛看金燈。說得那八戒兩邊尋找，沙僧左右招呼。行者叫道：「兄弟，不須在此叫喚。師父樂極生悲，已被妖精攝去了。」那幾個和尚害怕道：「爺爺，怎見得是妖精攝去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原來你這夥凡人累年不識，故被妖邪惑了，只說是真佛降祥，受此燈供。剛才風到處，現佛身者，就是三個妖精。我師父亦不能識，上橋頂就拜，卻被他侮暗燈光，將器皿盛了油，連我師父都攝去。我略走遲了些兒，所以他三個化風而遁。」沙僧道：「師兄，這般卻如何之？」行者道：「不必遲疑，你兩個同眾回寺，看守馬匹、行李，等老孫趁此風追趕去也。」

好大聖，急縱筋斗雲，起在半空，聞著那腥風之氣，往東北上徑趕。趕至天曉，倏爾風息。見有一座大山，□分險峻，著實嵯峨，好山：

重重丘壑，曲曲源泉。藤蘿懸削壁，松柏挺虛巖。鶴鳴晨霧裡，鴈唳曉雲間。峨峨轟轟峰排戟，突突磷磷石砌磐。頂巔高萬仞，峻嶺疊千灣。野花佳木知春發，杜宇黃鶯應景妍。能巍奕，實嶮巖，古怪崎嶇險又艱。停玩多時人不語，只聽虎豹有聲軒。香獐白鹿隨來往，玉兔青狼去復還。深澗水流千萬里，回湍激石響潺潺。

大聖在山崖上正自找尋路徑，只見四個人趕著三隻羊，從西坡下，齊吆喝：「開泰。」大聖閃火眼金睛，仔細觀看，認得是年、月、日、時四值功曹使者，隱像化形而來。大聖即掣出鐵棒，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有丈二長短。跳下崖來，喝道：「你都藏頭縮頸的那裡走？」四值功曹見他說出風息，慌得喝散三羊，現了本相，閃下路傍施禮道：「大聖恕罪，恕罪。」行者道：「這一向也不曾用著你們，你們見老孫寬慢，都一個個弄懈怠了，見也不來見我一見，是怎麼說？你們怎麼不暗中保佑吾師，都往那裡去？」功曹道：「你師父寬了禪性，在於金平府慈雲寺貪歡，所以泰極生否，樂盛成悲，今被妖邪捕獲。他身邊有護法伽藍保著哩。吾等知大聖連夜追尋，恐大聖不識山林，特來傳報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既傳報，怎麼隱姓埋名，趕著三個羊兒，吆吆喝喝作甚？」功曹道：「設此三羊，以應開泰之言，喚做『三陽開泰』，破解你師之否塞也。」行者恨恨的要打，見有此意，卻就免之，收了棒，回噴作喜道：「這座山可是妖精之處？」功曹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此山名青龍山，內有洞，名玄英洞。洞中有三個妖精：大的個名辟寒大王，第二個號辟暑大王，第三個號辟塵大王。這妖精在此有千年了。他自幼兒愛食酥合香油，當年成精，到此假裝佛像，哄了金平府官員人等，設立金燈，燈油用酥合香油。他年年到正月半，變佛像收油。今年見你師父，他認得是聖僧之身，連你師父都攝在洞內，不日要割剝你師之肉，使酥合香油煎吃哩。你快用工夫，救援去也。」

行者聞言，喝退四功曹，轉過山崖，找尋洞府。行未數里，只見那潤邊有一石崖。崖下是座石屋，屋有兩扇石門，半開半掩。門旁立有石碣，上有六字，卻是「青龍山玄英洞」。行者不敢擅入，立定步，叫聲：「妖怪！快送我師父出來。」那裡唵喇一聲，大開了門，跑出一陣牛頭精，鄧鄧呆呆的問道：「你是誰，敢在這裡呼喚！」行者道：「我本是東土大唐取經的聖僧唐三藏之大徒弟。路過金平府觀燈，我師被你家魔頭攝來。快早送還，免汝等性命；如或不然，掀翻你窩巢，教你群精都化為膿血。」

那些小妖聽言，急入裡邊報道：「大王，禍事了，禍事了。」三個老妖正把唐僧拿在那洞中深遠處，那裡問甚麼青紅皂白，教小的選剝了衣裳，汲湍中清水洗淨，算計要細切細剝，著酥合香油煎吃。忽聞得報聲「禍事」，老大著驚，問是何故。小妖道：「大門前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嚷道：大王攝了他師父來，教快送出去，免吾等性命；不然，就要掀翻窩巢，教我們都化為膿血哩。」那老妖聽說，個個心驚道：「才拿了這廝，還不曾問他個姓名來歷。小的們，且把衣服與他穿了，帶過來審他一審，端是何人，何自而來也。」

眾妖一擁上前，把唐僧解了索，穿了衣服，推至座前。說得唐僧戰兢兢的跪在下面，只叫：「大王饒命，饒命。」三個妖精異口同聲道：「你是那方來的和尚？怎麼見佛像不躲，卻衝撞我的雲路？」唐僧磕頭道：「貧僧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的，前往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祖取經的。因到金平府慈雲寺打齋，蒙那寺僧留過元宵看燈。正在金燈橋上，見大王顯現佛像，貧僧乃肉眼凡胎，見佛就拜，故此衝撞大王雲路。」那妖精道：「你那東土到此，路程甚遠。一行共有幾眾？都叫甚名字？快實實供來，我饒你性命。」唐僧道：「貧僧俗名陳玄奘，自幼在金山寺為僧。後蒙唐皇敕賜在長安洪福寺為僧官。又因魏徵丞相夢斬涇河老龍，唐王遊地府，回生陽世，開設水陸大會，超度陰魂，蒙唐王又選賜貧僧為壇主，大闡都綱。幸觀世音菩薩出現，指化貧僧，說西天大雷音寺有三藏真經，可以超度亡者昇天，差貧僧來取，因賜號三藏，即倚唐為姓，所以人都呼我為唐三藏。我有三個徒弟。第一個姓孫，名悟空行者，乃齊天大聖歸正。」群妖聞得此名，著了一驚道：「這個齊天大聖，可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？」唐僧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第二個姓豬，名悟能八戒，乃天蓬大元帥轉世。第三個姓沙，名悟淨和尚，乃捲簾大將臨凡。」

三個妖王聽說，個個心驚道：「早是不曾吃他。小的們，且把唐僧將鐵鏈鎖在後面，待拿他三個徒弟來湊吃。」遂點了一群山牛精、水牛精、黃牛精，各持兵器，走出門，掌了號頭，搖旗擂鼓。三個妖披掛整齊，都到門外喝道：「是誰人敢在我這裡吃喝？」行者閃在石崖上，仔細觀看，那妖精生得：

彩面環睛，二角崢嶸。尖尖四隻耳，靈竅閃光明。一體花紋如彩畫，滿身錦繡若蜚英。第一個，頭頂狐裘花帽暖，一臉昂毛熱氣騰；第二個，身掛輕紗飛烈焰，四蹄花瑩玉玲瓏；第三個，威雄聲吼如雷振，獠牙尖利賽銀針。個個勇而猛，手持三樣兵：一個使鉞斧，一個大刀能；但看第三個，肩上橫擔挖撻藤。

又見那七長八短、七肥八瘦的大大小小妖精，都是些牛頭鬼怪，各執槍棒。有三面大旗，旗上明明書著「辟寒大王」、「辟暑大王」、「辟塵大王」。

孫行者看了一會，忍耐不得，上前高叫道：「潑賊怪！認得老孫麼？」那妖喝道：「你是那鬧天宮的孫悟空？真個是聞名不曾見面，見面羞殺天神。你原來是這等個獼猴兒。」行者大怒，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偷燈油的賊，油嘴妖怪，不要胡談，快還我師父來。」趕近前，掄鐵棒就打；那三個老妖舉三般兵器，急架相迎。這一場在山凹中好殺：

鉞斧鋼刀挖撻藤，猴王一棒敢來迎。辟寒辟暑辟塵怪，認得齊天大聖名。棒起致令神鬼怕，斧來刀砍亂飛騰。好一個混元有法真空像，抵住三妖假佛形。那三個偷油潤鼻今年犯，務捉欽差駕下僧。這個因師不懼山程遠，那個為嘴常年設獻燈。乒乓只聽刀斧響，劈木惟聞棒有聲。衝衝撞撞三攢一，架架遮遮各顯能。一朝鬥至天將晚，不知那個虧輸那個贏。

孫行者一條棒與那三個妖魔鬥經百五□合，天色將晚，勝負未分。只見那辟塵大王把挖撻藤閃一閃，跳過陣前，將旗搖了一搖。那夥牛頭怪簇擁上前，把行者圍在垓心，各掄兵器，亂打將來。行者見事不諧，唵喇的縱起筋斗雲，敗陣而走。那妖更不來趕，招回群妖，安排些晚食，眾各吃了。也叫小妖送一碗與唐僧，只待拿住孫行者等才要整治。那師父一則長齋，二則愁苦，哭啼啼的未敢沾唇不題。

卻說行者駕雲回至慈雲寺內，叫聲：「師弟。」那八戒、沙僧正自盼望商量，聽得叫時，一齊出接道：「哥哥，如何去這一日方回？端的師父下落何如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昨夜聞風而趕，至天曉，到一山，不見。幸四值功曹傳信道：那山叫做青龍山，山中有一玄英洞。洞中有三個妖精，喚做辟寒大王、辟暑大王、辟塵大王。原來積年在此偷油，假變佛像，哄了金平府官員人等。今年遇見我們，他不知好歹，反連師父都攝去。老孫審得此情，吩咐功曹等眾暗中保護師父，我尋近門前叫罵。那三怪齊出，都像牛頭鬼形。第一個使鉞斧，第二個使大刀，第三個使藤棍。後引一窩子牛頭鬼怪，搖旗擂鼓，與老孫鬥了一日，殺個手平。那妖王搖動旗，小妖都來。我見天晚，恐不能取勝，所以駕筋斗回來也。」八戒道：「那裡想是酆都城鬼王弄喧？」沙僧道：「你怎麼就猜道是酆都城鬼王弄喧？」八戒笑道：「哥哥說是牛頭鬼怪，故知之耳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若論老孫看那怪，是三隻犀牛成的精。」八戒道：「若是犀牛，且拿住他，鋸下角來，倒值好幾兩銀子哩。」

正說處，眾僧道：「孫老爺可吃晚齋？」行者道：「方便吃些兒，不吃也罷。」眾僧道：「老爺征戰這一日，豈不饑了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這日把兒那裡便得饑？老孫曾五百年不吃飲食哩。」眾僧不知是實，只以為說笑。須臾拿來，行者也吃了。道：「且收拾睡覺，待明日我等都去相持，拿住妖王，庶可救師父也。」沙僧在傍道：「哥哥說那裡話！常言道：『停留長智。』那妖精倘或今晚不睡，把師父害了，卻如之何？不若如今就去，嚷得他措手不及，方才好救師父。少遲，恐有失也。」八戒聞言，抖擻神威道：「沙兄弟說得是，我們都趁此月光去降魔耶。」行者依言，即吩咐寺僧：「看守行李、馬匹，待我等把妖精捉來，對本府刺史證其假佛，免卻燈油，以蘇概縣小民之困，卻不是好？」眾僧遵命。他三個遂縱起祥雲，出城而去。正是那：

懶散無拘禪性亂，災危有分道心蒙。

畢竟不知此去勝敗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